

饶恕

潮吧★著

一个无奈的江湖 一群另类的男儿

一部现代江湖的传奇。
它比平常人生复杂百倍，又惨烈百倍。人性在这里赤裸裸地袒露着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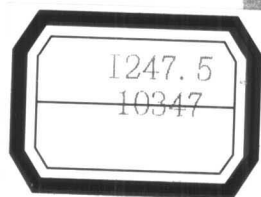
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 一场残酷血腥的搏杀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决不饶恕

潮吧★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决不饶恕/潮吧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6

ISBN 7-80673-828-2

I. 决... II. 潮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7905 号

书 名:决不饶恕

作 者:潮 吧

责任编辑:康董康 刘红哲

责任校对:贾 伟 李 鸥

特约编辑:滔 涛

封面设计:点睛工作室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网 址: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0311—88643226/32/35/43

传 真:0311—88643234

印 刷:河北省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497 千字

印 张:23

版 次: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80673-828-2

定 价:32.00 元

(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)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决不
饶恕



目 录

- 引 子/1
- 第一章 悠悠往事/3
- 第二章 初入监狱/8
- 第三章 监狱里的战栗/12
- 第四章 小丑阎坤/16
- 第五章 我曾经是个好孩子/21
- 第六章 癫狂少年/26
- 第七章 莫名其妙/31
- 第八章 欲加之罪/34
- 第九章 入监/38
- 第十章 苦涩的劳改生涯/42
- 第十一章 申诉成功/47
- 第十二章 走出监狱/52
- 第十三章 浪迹江湖/56

决不
饶恕



- 第十四章 猛龙过江/65
- 第十五章 我被人盯上了/75
- 第十六章 刀上舔血/88
- 第十七章 李俊海上了电视/95
- 第十八章 扫清障碍 /100
- 第十九章 杀鸡儆猴/105
- 第二十章 无法面对/112
- 第二十一章 黑吃黑的买卖/115
- 第二十二章 刀光剑影/124
- 第二十三章 小杰的消息/132
- 第二十四章 人在江湖/137
- 第二十五章 垂死挣扎的孙朝阳/142
- 第二十六章 我弟弟被绑架了/147
- 第二十七章 找到了黄胡子的窝点/161
- 第二十八章 黄胡子死了/167
- 第二十九章 李俊海失手/171
- 第三十章 万箭穿心/175
- 第三十一章 砍得痛快/179
- 第三十二章 到了入监队/182



- 第三十三章 三车间/186
- 第三十四章 找到了金成哲/191
- 第三十五章 看松井的表演/196
- 第三十六章 芳子来接见了/199
- 第三十七章 无聊的单挑/204
- 第三十八章 我爹走了/209
- 第三十九章 我爹呼唤我回家/213
- 第四十章 越狱/218
- 第四十一章 外面乱套了/223
- 第四十二章 李俊海步步紧逼/227
- 第四十三章 听李俊海胡咧咧/232
- 第四十四章 我从监狱出来了/238
- 第四十五章 老友聚会/243
- 第四十六章 战前分析/252
- 第四十七章 胡四遇到了麻烦/256
- 第四十八章 抓了凤三/263
- 第四十九章 巧取豪夺/268
- 第五十章 初见成效/273
- 第五十一章 二子是个小流氓/277



- 第五十二章 胜之不武/284
- 第五十三章 黑帮义祥谦/291
- 第五十四章 义祥谦的第一笔生意/299
- 第五十五章 五子之死/305
- 第五十六章 惊弓之鸟/313
- 第五十七章 给五子报仇/318
- 第五十八章 我弟弟要结婚了/323
- 第五十九章 春明失踪了/329
- 第六十章 春明出现了/335
- 第六十一章 女人给我安全感/343
- 第六十二章 暗流/349
- 第六十三章 二子走了/354
- 尾 声/359

引子

不怕您笑话，我很能吃。记得很小的时候，邻居小孩如果手里拿着零食，见我远远走来，都要撅起嘴巴，撒丫子走人。因为我有外号叫“饿死鬼托生的”，他们怕我抢夺他们手里的东西。长大了就更能吃了，伙伴们把我的外号喊得更简练了些——饿死鬼。这样，我打从进了看守所，肚子就没有饱过。人家购物本上有钱的主儿，可以偶尔订上几餐盒饭什么的养养肚子，我的购物本上没有钱，所以只能吃看守所里的牢饭，那哪儿够？我试图跟家里联系，让我妈给我送点儿钱来，可管理员往我家里打了几次电话，老是没人接。我怀疑我妈不要我了，她要把我丢在这里，如同丢掉一双散发着恶臭的袜子。偶尔站在铁窗下呆望天空，我会想象自己变成了一匹白马，在空中自由地飞腾。

隔壁是一个小号，我经常要求去小号，因为小号只能关一个人，碰上送饭的高兴，可以多给半个馒头。

那天我的肚子又开始咕咕叫，正想喊管理员一声，就听见走廊那头传来一阵哗啦哗啦的脚镣声。

号老大花子把眼睛贴到窥视孔那边看了一会儿，回来坐下长叹一声：“唉，远哥终于还是过来了。”

号子里的人似乎很崇拜这个叫远哥的人，一个个像是被打了一针强心剂，唧唧喳喳地谈论起来，眼睛无一例外放着蓝光，有几个家伙的脸甚至都黄了。通过他们的谈话，我知道了，远哥大名杨远，是我们这座城市里的黑道老大，因为杀了人，在外面流窜了好几年，上个月投案进来了，据说是因为一个警察动员了他。一开始他关押在“一看”，大家分析，他被押到这里来应该是快要判决了。

看来我想去“占据”那间小号暂时成了一种奢望，心里恨恨的，甚至有些嫉妒这个被称作远哥的人。他自从来了隔壁，整个走廊便开始热闹起来，尤其是小号隔壁那个叫阎坤的，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喊上一嗓子，远哥，我想你，远哥，下次出去我还要跟着你混……远哥也不说话，隔壁总是很沉闷，好像没有住人似的。有时候我忍不住喊他一声，远哥，吃饭了没有？他不出声，用手铐敲敲墙算是回应了一下。时间长了，大家都不怎么招呼他了，似乎怕打扰他。

那几天我的心情很郁闷，晚上老是做梦，有几次我梦见无数次出现在空中的那匹白马变成了一只斑斓的蝴蝶，自由地在花间飞。每次醒来，我都会下意识地舔舔



嘴唇，试探一下是否有花蜜粘在嘴唇上面。一天早晨，放完茅时间不长，我被叫到了值班室，管理员问我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回答说，十九。管理员哦了一声：“多么好的年龄啊，可惜了……听说你以前在派出所干过联防队员？”见我点了点头，管理员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，很严肃地往前挪了挪凳子：“刚才我去了趟预审科，大体对你的情况做了一些了解，你的案子不大，估计很快就结案了。我调查过了，你以前也是个很负责的队员，这一点对你很重要，现在我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。知道关在你隔壁那个叫杨远的吗？”

前面的话我听了很舒坦，后面的话，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：“所长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去看着杨远？”

管理员面色阴郁地点了点头：“你不是整天喊着吃不饱吗？他可以照顾你。”

我很心虚，杨远是个黑社会头子，我害怕去了被他欺负，战战兢兢没有说话。

管理员看我一眼，摸着下巴继续说：“杨远的问题很严重，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完全交代清楚自己的罪行呢。他是个什么人？他犯的那些事儿，枪毙一百次都够了。这个滑头，他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呢……可也是，谁不想在这世上多活几天？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，说实话，也就是看你还算机灵，我们才安排你去看他的，很多人想去，我们还不放心呢。给我看好了他，主要是别让他自杀或者逃跑什么的，有什么动向赶紧报告政府，这可是个立功的好时机。”

晕晕乎乎地回监号收拾完铺盖，我来到了隔壁杨远的号子。

记得这天是1999年10月18日，一个听上去很吉利的日子。

第一章 悠悠往事

尽管我经常隔着窗户跟他搭腔，可是面对面接触这还是第一次。杨远的面皮很白净，冷眼一看像个教师或者律师那样的文明人。但仔细一看，我还是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。他的面部轮廓如同斧劈刀削，眼像鹰，嘴像狼，一身“重装备”越发显得让人不寒而栗。他的穿着也很奇特，下身是一条红颜色的毛裤，上身穿一件灰色的圆领衫，因为圆领衫的领口很肥大，露出一大截胸脯。他的胸脯很结实，肌肉凸起老高，看样子他在那上面下过一番工夫。我注意到，他胸脯上那个巨大的文身是一只飞翔的蓝蝴蝶。我的心悬得老高，局促地站在门口打了声招呼：“大哥，我来了。”

杨远不看我，横着脖子把戴手铐的双手往上举了举，顺势冲我勾了勾手，好像是让我靠近他。

我偷偷瞄了他一眼，他的脸上看不出表情，肌肉松弛，像个久病初愈的人。

看样子我知道他不会打我，可我还是很害怕，迟迟不敢挪动脚步。

那只蝴蝶可真漂亮啊，两只翅膀上的花纹像眼镜蛇。我知道有这么一种蝴蝶，它最善于伪装自己，恐吓敌人，借以保护自己。屋子里很沉闷，我几乎都能听见空气流动发出的沙沙声。杨远并没有继续催我，他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皮扫了我一眼，突然把双手举过头顶，哈哈大笑：“哈哈！傻站在那里干什么？害怕我？小屁孩子，我能吃了你吗？过来，两个多月没跟人好好说个话了，陪我好好唠唠。以前可是有很多兄弟喜欢听我说话呢……小子，这要是在外面，你想跟我说话，我还不一定理你呢……妈的，憋死我了。”

终于听到他的声音了……我发着懵，在门口找个空地放下铺盖，悬着心坐了上去：“大哥，你说，我听着。”

杨远把身子往墙上靠了靠，戴着脚镣的腿随即伸了过来：“来，先给哥哥缠缠镣子，我的手用不上劲儿。”

好漂亮的蝴蝶啊，我努力地回忆那些曾经在梦中出现过的蝴蝶，恍惚中很熟悉……我突然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很让人恐惧的人，也许是因为他的脑子受了刺激才变得有些语无伦次。我挪过来，把他的腿放到我的膝盖上，他的脚腕子已经被脚镣磨得像一截烤地瓜。我用一块破床单给他缠着脚镣，他在那头就嘟囔上了：“听着啊小子，我这辈子，死了都没说的。知道吗？该死该活不由人啊。我可能就要死了，可这阵子我还活着不是？哈哈，人啊，活着的时候就应该轰轰烈烈，轮到死也不能



唧唧歪歪。我还不是跟你吹，我干的那些事情，你听都不一定听说过……可是现在呢？还不是照样进来跟你这种小毛贼呆在一块儿？别紧张啊兄弟，知道我叫什么吗？蝴蝶！多么文雅的外号啊。”

是啊，你的外号很文雅，但是你的嘴巴可不怎么样。我很讨厌他这样骂骂咧咧的，我怀疑，就这素质，在社会上是怎么当的大哥？他在我的头顶上絮叨，我就在他的脚下纳上闷了：这家伙是不是犯神经病了？你说我跟你人不认识的，你跟我说这么多干什么？想插句话又不大敢，干脆任由他说下去。他似乎不知道我对他的看法，兀自唾沫横飞地说个不停。乖乖，他文在胸脯上的那只蝴蝶可真漂亮啊，我心不在焉地想，听说蝴蝶的前身是很丑陋的，得经过蜕皮才能够变得漂亮，才能够从树枝上飞到天空里面。杨远好像是个“话痨”，他不停地说话，一直说到了开午饭，才意犹未尽地打住了。我回忆了一下，他前面说的，跟我在这里听来的那些“吹牛侃山”的故事差不多，无非就是他在外面多么的威猛，多么的有派之类，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。所以，吃饭的时候我就故意装做闷头猛吃的样子，不愿意听他继续唠叨下去了。他好像并不介意我对他的不敬，随手把送饭老头多给他的那个馒头丢给我，自己三两口吃完了饭，叹口气，又在一旁絮叨上了，难啊兄弟，难啊，到了这般时候，我是什么也不想说了，前面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回忆回忆往事喽。

拿着他给我的馒头，我很受感动，不错啊，这才像个做大哥的样子。

看在这个馒头的分上，我静下心来，摆了个小学生听课的姿势，仔细听他演讲。

这次，他不大吹了，时不时地问我对他的印象如何。

我说，大哥挺猛的，听说你外面票子大大的，手下的弟兄和美女也不少。

杨远咧开嘴笑了：“这有个屁用？死了什么也没有，像一阵风。”

外面好像下雨了，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泥土味道，这让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糟糕。

“我有个当作家的朋友，他曾经根据我的外号，对蝴蝶发过一通议论，”杨远清了清嗓子，脸色凝重起来，“听着啊，我给你朗诵朗诵。蝴蝶——美丽而温顺，喜欢阳光。每当烈日临空，在崎岖的山路上，在清凉的小溪边，你会看到它翩翩起舞的影子。它惧怕寒冷，早春或深秋的清晨，它会张开翅膀，面向太阳取暖。蝴蝶喜欢吸食花蜜，在寻觅不到花蜜的时候，它也可能吸食烂果或蛀树渗出的汁液，以维持生命。峰峦之巅，是它的汇聚场所；山隘孔道，是它飞翔的必经之路。有一种蝴蝶，在受到惊扰时，能迅速张开翅膀，酷似攻击前的眼镜蛇，恐吓敌人，借以自卫。少顷，便腾空上飞，直冲云霄，逃之夭夭。哈，怎么样？跟一首诗差不多吧？那可是个高人，不提他了……跟你说实话吧兄弟，我一直在拖着这条命呢。娘的，我全‘秃噜’干净了，立马上路。我死了，有些人满意了，可我呢？我还没活痛快呢。呵，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，慢慢跟我呆着吧，呆长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‘黏糊’（拖拉）了。唉，我这心里憋屈得慌啊……兄弟，我是个苦孩子出身。既然你喜欢听，我就跟你好好聊聊。聊完了我也就快要死了，我死了以后你能经常跟你的朋友们念叨念叨我，我也就知足了。要知道，我从年初就进来了，到现在还没真

正跟人说过这些事儿呢。”

“大哥你说，我听着……也许我能跟你学到不少东西呢。”一番话听得我有点儿难受，这话说得很是动情。

“别着急，我先问问你，是哪里抓的你？”杨远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。

“还能有哪里？刑警大队呗。”我很奇怪，他突然问这个干什么？

“哦，”杨远若有所思地点了一下头，“是谁审问的你？”

“预审员好像叫严盾，我看他的签字知道的。”

“严盾？”杨远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，突然笑了，“兄弟，咱们俩有缘分啊。”

“不会是他也提审过你吧？”这也叫缘分？我想随他笑，又没敢。

“是啊，他不但提审过我，而且我们曾经有过很深的接触。”

“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，起码他对我的态度不错。”

“是啊，”杨远的表情严肃起来，“他是个好人……我没有听他的话，所以才有今天的结局。”

“远哥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大家说你是听了他的话才回来投案的。”

“呵，你知道的不少嘛，”杨远扫了我一眼，慢慢垂下头来，“有些事情是解释不清的。”

“远哥，咱们还是不要说这些了，你直接给我说刚才你想说的话多好？”

“是啊，咱们还是说点儿实在的吧，”杨远笑了笑，抬起手来拍了拍我的脸，冰凉的手铐蹭在我的肩膀上，有一种异样的疼，“我没有多少日子跟你说话了……兄弟，你的案子我也听说了，抢劫是吧？我估计这事儿至少得判你三年，这三年可够你受的。为什么？劳改呀，跟外面不一样。我活了三十多岁，光在劳改队就呆了七年，呆会儿我顺便给你说说那里的事情。好好听着吧，将来去了劳改队不吃亏。”

杨远开始回忆往事的时候，天黑了，外面的雨也下大了，雨点打在窗台上啪啪作响。

铁窗外的那轮月亮似乎并没被雨丝遮挡，依旧圆润瓦亮，这在我的记忆里，似乎从来没有过。

我从小生活在农村，是在那儿长大的。记事儿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，所以我记不太清楚她的模样，想象当中她好像戴一副很厚实的眼镜，很有文化的样子。我记得那时候我爹很英俊，是村里惟一的公办教师，他跟我妈都是从城里下放到农村来的。我妈去世的时候，我爹大概有三十多岁的样子，邻居们说，看看杨老师吧，孩子他娘一走，他老了许多呢。那时候我倒没觉得怎样，就是心里有点儿空荡荡的，感觉失落得很，像断了线的风筝那样乱忽悠，总是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——这样的感觉让我很沮丧，有时候会半夜哭着找我妈。我爹常常搂着我一岁大的弟弟呵斥我，哭啥哭？人家你弟弟都不哭呢……说着说着自己就流下了眼泪。我爹拉得一手好二胡，我经常在半夜听见他用一种压抑的声音在拉二胡，像野猫叫。杨远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睛几乎是闭上的，我怀疑他是不是在自言自语。



我小时候很听话，六七岁就可以帮我爹照看我弟弟，甚至还会喂家里养的一群鸭子。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夜晚，哦，那天下着雪……村里的几个叔叔把我爹抬回家来。我爹的眼睛上缠着很厚很厚的绷带，我看不出他的表情，只记得他躺在床上直哆嗦，他的手把炕沿上的杠子都抠下来了，指甲翘得老高，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。我很害怕，抱着弟弟躲在炕旮旯里，不敢看他……是啊，我害怕，怎么能不害怕呢？我是第一次看见我爹的脸扭曲成那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爹的一只眼睛瞎了，好像是被别人用石灰给揉的。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谁干的，因为什么才这样对待他的，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……我没有打听，因为我爹不让我打听，他说：你要是孝顺你爹，就永远别去问这件事情。那时候我小，真的没打听。后来长大了，我还是知道了一点儿内幕……我很茫然，不知道应该去找谁复仇。

那一夜，我爹把我和弟弟拥在怀里，颤抖了好长时间，我觉得他要把我俩勒进他的肉里去了。

夜深了，我爹就让我抱着弟弟去了另一间屋子，他自己坐在炕上唱戏，是很悲的那种。

我记得，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，像是要从天上掉下来一般；那晚也很冷，冻得我和弟弟瑟瑟发抖。

我弟弟感冒了，发烧得厉害，我爹起初没在意……是啊，他怎么会在意呢？他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炕上，除了偶尔冒出一两句悲伤的戏词，一声不吭，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死了。于是，我经常偷偷过去探他的鼻息，我害怕他真的死了，万一他再死了，我和弟弟就没有一个亲人了——在这个村子里，我们是惟一的外来户。当我知道他不会就这么轻易死掉以后，就开始关心起我弟弟来，我没命地给他灌凉水，我听别人说过，发烧以后应该使劲喝水。再后来我弟弟就傻了，也就是现在说的弱智了。

说到这里，杨远突然停下了，凶巴巴地横了我一眼：“小子，你伸什么舌头？”

我哪里伸舌头了？这么凄惨的故事我伸那玩意儿干什么？

我连忙坐正了，冲他点点头：“远哥，别打岔，我在听呢。”

杨远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听我说这些没意思的……”

我连忙辩解：“哥哥，你可冤枉死我了，不愿意听我是孙子。”

我知道我接受的任务是什么，不就是十天半月的工夫吗？很快你就上你的路了，爱说什么你说就是了。其实，我真正关心的是他在监狱里的那段经历，我很想知道一个黑老大的在监狱里会是怎样锻炼成长的……得，先让耳朵受会儿累吧。我挪过去，给他揉着肩膀，觑着脸鼓励他：“远哥，你讲得太好听了，听得我热血沸腾，请继续。”

“你奶奶的，算我倒霉……”见我耳朵上还夹着他的烟，他伸手给我弹了出去，“不好好听就别想抽我的烟。小子，你说吧，想听什么？是不是想直接听蹲监狱的那一段？那我就打发你个满意……来，把烟给哥哥点上。”

点上烟，杨远的眼圈恢复了正常，把脑袋靠到乌黑的墙面上，目光开始迷离起来。

兄弟，你知道1983年的“严打”吧？我就是在那一年踏上劳改之路的。

他可真是健谈的人。那我就听吧，看看你到底想要说些什么，兴许我还能得到立功的机会呢。

因为我家的户口是非农业人口，当我十六岁够了上班的年龄，就在市第三机械厂就业了，那是1982年的冬天，很冷。尽管我的户口是城里的，可那时候我很自卑，因为我是在乡下长大的，总觉得自己是是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人。所以我办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的，生怕被别人耻笑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经常被人大声呵斥，甚至有人曾经当着我的面喊我“老巴子”，声音高得吓死驴。那时候，我们家已经搬到了城里的一个街道。我爹在一所学校里当教师，我弟弟傻得不成样子，整天流着口水蹲在门口晒太阳。我很心疼他，下了班就把他抱进屋里，给他讲一些开心的故事听。我总觉得，我弟弟的傻是由于我的疏忽大意造成的。我有一个要好的同事叫李俊海，跟我的情况差不多，也是农村来的，是个一根筋脾气。有一次他被人欺负了，气哼哼地对我说：“杨远，咱不能这么窝囊，咱得联合起来跟他们干。”

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想法，我很清醒地知道，依我当时的处境，想要真正被人瞧得起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狠起来，让所有瞧不起我的人都害怕我。可是究竟让他们怕了以后再干什么，心里也没谱。那时候，我的头脑简单得很，只想早一天摆脱受人欺负的境地，做个受人尊敬的人。我爹老实了半辈子，活得挺窝囊，我可不想跟他一样，我要挺起腰板来，做一个真正的男人。在这之前，我的心里就有一个模糊的念头：先想办法接近厂里的几个霸王，让他们赏识我，然后再当着他们的面儿打一次漂亮的架，再然后……那时候我小，除了这些，我没怎么多想，反正就是觉得我长大了，我要对自己的家庭担负起责任，让我爹和我弟弟过上好日子。李俊海还算有个性，我正需要这样的帮手。于是，我就先探他的口风，我说：“你怎么跟他们干？”李俊海木呆呆地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不愿意受人欺负。”

“小时候我的身体很弱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爹就请人教我练过几年武术，后来我还拿过全市的刀术冠军呢。”

“我家搬到城里以后，我还跟大伯家的两个哥哥一起练过一阵拳击，所以，打架我不在乎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当时我笑了笑：“俊海，跟着我干吧，咱哥儿俩会站起来的。”

厂里的一位混江湖的大哥叫牛玉文，有一阵子跟家里闹别扭，就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。当时我计上心来，跟李俊海一商量，也跟厂里打了报告要单身宿舍，理由是离家远，上下班不方便。没过几天，厂里就给我俩安排了，恰好就在牛玉文的房间隔壁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牛玉文根本瞧不起我俩，有时候我俩去他们房间接近他，还经常挨他的呵斥，但是我忍住了，我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。时间长了，牛玉文就不怎么讨厌我了，还经常拉我跟他喝个酒什么的。

慢慢的，有些不“重视”我的人也开始对我好点儿了，不再那么颐指气使的了。

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因为什么，对待牛玉文更加殷勤起来……现在想想，我都冒汗，唉。





第二章 初入监狱

转过一年来，我十七岁了。我的身体更加强壮起来，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我变得既油滑又很倔强。

因为瘦，又因为我打起架来很好看，像飞着的蝴蝶，所以我就有了现在这个外号——蝴蝶。

我专门请了一个开诊所的老头儿给我文了身，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蝴蝶，好看吧？

经过一番努力，我的身边聚拢了一群来自厂里和社会上的各色混混。我们像涨潮的海水一样，横冲直撞，街道上、饭店、工厂、商店、游乐场里，到处都有我们的影子，甚至公交车售票员见了我们也不敢问买没买票，总之，那时候我觉得我是这一片儿最厉害的人了。这时候，牛玉文也在我的身边小心翼翼起来。李俊海成了我们这个帮派的二号人物，打打杀杀的活儿全由他来组织，我一般很少出面。当然，出来混总是有这样和那样的麻烦，我进出拘留所好几次了，最多的一次行政拘留15天。那时候我根本不拿这个当回事儿，出来以后还沾沾自喜——做大哥的都应该进去锻炼锻炼。我爹不太知道我在外面的所作所为，他整天忙于工作，也无暇管我。我也不大回家，可我总是放心不下我弟弟，隔三岔五地带他出去玩儿上一阵。跟着我混的兄弟都知道我有个弟弟叫“傻二”，他们有时候也带我弟弟出去玩儿，伺候得比对待我还要周到，甚至当着我的面都不敢提一个傻字。不到五十岁的我爹也被冠上了老爷子这个称谓。

那年开春，南市一个叫小广的痞子放出话来说，蝴蝶太狂妄了，这是想“作死”，我要干挺了他。

我听了很生气，就带人去了他家，砍了他几刀，他的家也被我砸了。

后来，社会上的几位大哥给调停了一下，当时我对小广说了声“对不起”，小广说后会有期。

8月9号，严打开始了，我们这批人进去了不少。其实，在这之前我就知道不好。那一阵，街上天天有警车呼啸而过，像一发发炮弹。我们这帮人也互相传言，说是公安“火人”了，要整治地痞流氓了。当时我还不以为然，我不是地痞流氓，甚至以为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出事儿，因为我没“作”什么大事儿，甚至还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很光荣，是条了不起的好汉。直到亲眼看见警察来我们厂里抓走了不少平

常很不起眼的“小哥”（混混）们，我才觉察到，我离这一步也不远了。那阵子街道上警笛的鸣叫声此起彼伏，像夏天林子里的鸟叫，一刻也不停息，叫得我坐立不安。

我整天跟牛玉文和李俊海呆在宿舍里“上神”（发呆），有时候半天也说不上一句话。

9月，李俊海被厂保卫科叫走了，他再也没能回来，听说警察在保卫科“卧”着等他，因为他犯了抢劫罪。

这一次，我是真的感觉到了害怕，我总觉得自己很快也会被警察带走。

一天，牛玉文对我说：“看样子你没事儿了，你不像李俊海，还玩那么‘烈’的，除了小广的事儿，你没别的。”

我不放心，有些吃不准：“小广那天说后会有期，他不会去告我吧？”

牛玉文跟我分析了好一阵，最后说：“要告他早告了，根据他的脾气，我推断他是想跟你再玩一把野的。”

玩儿野的谁怕谁？这时候我反倒静下心来，安心上我的班，老实得像一只病猫。

那时候，知青们潮水般地涌回城里，等待分配工作，有些等不及的就在街上摆小摊，看上去很郁闷。

我想好了，万一我被拘留或者劳教，回来以后就跟他们一样也摆个小摊过日子。

现在报纸广播上整天念叨要改革开放，允许个体经济，摆小摊也算是响应国家号召，我觉得不丢人。

这个想法我谁也没告诉，总觉得自己还不至于那样，我还想当我的工人，我是不会轻易被警察抓了的。

谁知道，10月份我也被警察抓走了——小广终于还是告了我。

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我正跟牛玉文在宿舍楼下踢球，警车就来了，直接开到了操场。

我知道他们是来找谁的，我没跑，就这么心情坦然地跟他们上了车，我感觉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的。

被人揪着头发下车的时候，天突然有点儿阴，弄得我的心情非常不爽。

我的腰带和鞋带都被抽走了，以至于走起路来很狼狈，像个小儿麻痹。

尽管我的形象很委琐，但我的心情很平静，甚至还有一点儿塌实的感觉——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的了。提着裤子往楼道里走的时候，我没感觉到有什么不自在，直到站在预审科的门口，我才开始紧张起来——以前我可不是在这儿接受审讯的。隐约地我觉得，这一次我将受到很严厉的惩罚。刚站下，屁股上就挨了一脚，押我来的那个胖警察在我的身后大喝一声：“进去！”屋里已经坐了一个黑瘦的警察，他在眯着眼睛看我。这间屋子跟普通的办公室没什么两样，也是窗明几净，烟雾缭绕，惟一不同的是，墙角立着一把乌黑的铁椅子，很瘆人。我知道，那把椅子暂时属于我的了，我没怎么多想就坐了过去。“很顺利嘛，”瘦警察冲押我来的警察点了点头，“他没怎么反动？”“呵呵，没想到，这小子很听话。”胖警察带上门，把帽子

决不饶



丢到桌子上，问我：“脾气呢？”我没有说话，我能有什么脾气？你们连偷鸡摸狗的都给抓进来了，何况我？瘦警察清了清嗓子，打开一本讯问笔录，对我说：“坐好，现在开始审问你。你叫杨远？”

“是，我叫杨远。”

“知道为什么找你？”

“知道，我持刀行凶。”

“那好，说吧，你是怎么持刀行凶的？”

这事儿很简单，我从头到尾叙说了一遍。我说得很平静，像是在厂里给同事们讲一个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故事。两个警察听得也很无聊，不时唔唔两声，似乎是在责怪我，你小子真没劲，你就不会在故事里加点儿动词、形容词什么的，让故事听起来精彩一些？做完了笔录，胖警察站起来打了个哈欠，好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造化弄人啊，这都什么事儿嘛……杨远这小子其实没有传言中那么混账，想的跟做的脱节了，呵。”转身对瘦警察说，“这几天太忙了，累得够戗……你也没吃饭吧？”瘦警察将笔录递给我，让我看看写的对不对，没问题了就签个字，然后对胖警察说：“你在这儿看着他，我去买饭。”签了字，我问哈欠连天的胖警察：“叔叔，这次要拘留我多少天？”

胖警察将笔录夹进一本卷宗里，啪啪拍了两下：“没多少，十年八年的吧。”

我的脑袋嗡了一下，里面好像被人点了一个炮仗：“不会吧？！”

胖警察把卷宗移到我的眼皮下面，口气里透着无奈：“自己看，看封皮上写了什么？”

脑袋里的炮仗不响了，整个人似乎飘起来了，我清楚地看到，那上面写着“杨远流氓集团案”。

当时我小啊，直接就蹲在地上哭了，我哭得很伤心，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。

瘦警察回来的时候，我还在哭。也许是因为我哭得太难听，他猛地一拍桌子，让我把一声高亢又华丽的尾音唱成了一声狼嚎。于是我不哭了，我开始哀求，我说，叔叔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我怎么会是流氓呢？流氓那不是强奸什么的吗？我怎么会是那种人？两个警察狼吞虎咽地吃着包子，很严肃地告诉我，流氓不一定是强奸，寻衅滋事、打架、扰乱社会治安什么的都算是流氓，再说，你以为你没有强奸吗？在没有结案之前，谁也不能保证你都犯了哪些罪。我说，那你倒是接着审啊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跟女人拉过手呢。胖警察皱着眉头看了我片刻，突然笑了，那好啊，你纯洁得很，像一朵洁白的小花儿。我说，那倒不一定，反正定我个流氓罪我不服……我不是流氓。

“流氓罪你不服是吧？”瘦警察吃饱了，用手背抹着嘴巴高声说，“你不但是流氓，还是集团。”

“集团是什么意思？”当时我真的不知道集团是什么意思，就这样傻乎乎地问他。

瘦警察好像是累了，像扇子那样摇了摇手：“算了算了，你先回去，以后再找你。”